

在汉语中，鞠躬的“鞠”字是动词，但作为名词使用时，则指一种皮革制品，是中国古代“蹴鞠”运动中所踢的球。蹴鞠在古汉语中写法不一，亦作蹴鞠、蹋鞠等等，是一项重要的竞技性娱乐活动，其比赛方式与现代足球颇有相似之处。

文物中的蹴鞠

史学界依据典籍记载和考古发现，对蹴鞠的起源时间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早至黄帝时期就已出现，有的认为是殷商时代出现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蹴鞠在秦汉时期已成熟，中原地区已经有了用皮革缝制的实心球。1977年，大量汉代蹴鞠画像石在河南南阳出土，可见当时蹴鞠已经成为了较为普遍的体育活动。

南阳汉画馆藏有一面《鼓舞》画像石，表现了一名男子用膝盖及左脚运球，姿态生动优美。另一面《舞乐百戏》表现了一名女子，舞动长袖，操弄鞠球，形象灵动。在南京市出土的汉代画像砖，表现了男女一同蹴鞠的有趣场景。

宋代的“蹴鞠纹青铜镜”，背面纹饰做工精美，表现了当时颇为流行的蹴鞠运动。宋代绿釉蹴鞠陶俑，俑人以头顶球，活灵活现。宋代耀州窑遗址出土画有母子蹴鞠图的瓷器，河北博物院藏有邢台宋墓出土的儿童蹴鞠磁州窑枕，表现了蹴鞠运动在民间也颇受妇女儿童欢迎。

明清瓷器更加流行儿童游戏的纹饰，童子蹴鞠的画面更为常见。清代五彩蹴鞠图高足碗，碗外壁绘有数名儿童蹴鞠嬉戏的图画，做工精美、色彩鲜艳。

古人蹴鞠的场景在绘画上表现得更多。宋太祖赵匡胤尤其喜欢蹴鞠运动，且很擅长。宋徽宗赵佶也对蹴鞠运动颇为喜爱，御用画家苏汉臣投其所好，曾作《宋太祖蹴鞠图》，描摹了赵匡胤与大臣们竞技的场景。明代编撰的《三才图会》类似于百科全书，其中介绍蹴鞠的词条有插图呈现。

制鞠工艺的演进

中国从上古直到汉朝时期，鞠球用的是实心球，动物毛发搓成团，因此被称为“毬”“毬”，从毛，表示是



滕艳丽



八片仿古鞠



十二片仿古鞠



蹴鞠图谱

以毛制作而成，亦称“毛丸”。河西汉塞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毛丸”，直径5.5厘米，内填丝绵，外用细麻绳和白绢搓成的绳捆扎成球形。到了东汉时期，人们为了追求经久耐用，越来越多地在球体外面缝上皮革，逐渐演变成“鞠”，从革，表示用皮革弯曲制成的球。

到了唐代，鞠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工艺进步：实心球改进成为充气的空心球，唐代人以动物膀胱作为鞠的内胆，充满气，外面再以八片皮革裹覆，这样制作出来的球体更加轻盈，也更圆、弹性更强，可以踢得更高、踢出花样，于是女子和儿童更广泛地参与到蹴鞠运动当中。

唐代仲无颜在《气球赋》里描述：“气之为球，含而成质，俾腾跃而悠利，在吹嘘而取实。”徐坚编撰的

《初学记》记载了鞠从不充气到充气的演进：“古用毛纠结为之，今用皮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这里的“胞”，指的就是动物膀胱。

宋代的手工艺和商业都较为发达，市井文化繁盛，蹴鞠运动有了深厚的土壤，进一步发展繁盛，反过来又促进了制球手工业的发展。宋代制鞠技艺相比于唐代又有了较大的提高，那个时候的汴京城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蹴球茶坊”和“角球店”以及专业制鞠的手工作坊，品牌繁多，如“鸪鸽头”“六锭银”“艾叶菊”“虎掌”“十二梅”“八月圆”“葵花”等等品牌。反映出蹴鞠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宋代制鞠虽然基本工艺仍是水鞣和火烤，但鞠片数由原来的6片增加到12片，且广泛使用“内缝法”，缝制后整体翻转，球表面上没有线角，

做工更精致，球体更加结实耐用。也是从宋代开始，民间使用皮制的鼓风机为球打气，并需要把握适度的原则，“不可太坚，坚则毬色虚泛，蹴之不起。须用九分着气，乃为适中”。

蹴鞠与现代足球

从球的制作工艺来说，“毛丸”所处的那个年代也没有多高的技术门槛。真正有了较高技术含量和工艺要求的，应该是在中国在7世纪唐代发明的充气皮球，之后又历经几百年的技术迭代，制球工艺愈加完善和精湛。《宋太祖蹴鞠图》中所用的鞠就是宋代流行的12片内缝充气鞠，代表了宋代制球较高的工艺水准，鞠的形制与现代足球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而充气皮球在西方出现，则被考证为11世纪的

英国。

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标准足球的重量应在14—16盎司之间，也就是396克至453克之间。这个规格广泛应用于训练和赛事中，确保了准确性和一致性。宋代鞠的重量多在14两上下，16两为1斤，14两约合现在的430克，也就是15盎司，与现在的足球比赛用球的重量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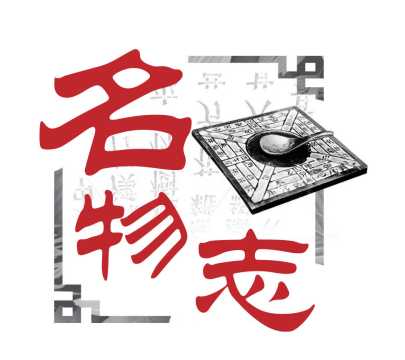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蹴鞠和现代足球从形制、竞技规则上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人们直观地认为足球就是起源于中国。然而蹴鞠究竟是现代足球的起源，还是其他运动的起源，曾有多种不同的观点。

蹴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规则是多种多样的，玩法分为有球门的和无球门的：没有球门且参与人数较少的蹴鞠玩法，以运球、颠球等动作展

示身体对球的控制，没有互相对抗，更多的是一种技巧表演，这非常像现代的花式足球或踢毽子，《蹴鞠图谱》中分别将这些称作“一人场户”“二人场户”“三人场户”。有球门的蹴鞠竞技分为单门和双门两种。蹴鞠的球门是何时出现的？有人认为东汉就有了，但史料证据不十分充足。但唐代蹴鞠球门的史料则非常丰富，如仲无颜在《气球赋》里写道：“苟投足之有便，知入门而无必。”唐代盛行双门场地的蹴鞠，球场两端各有一球门，以双方相互进球多少定胜负，富有战术对抗的激烈场面，更接近现代足球运动。宋代则流行单球门蹴鞠，将高3丈的球门竖立于球场的中间，只有一个球门，谁打进球门上部直径约一尺的圆形球门谁就得分，这也杜绝了“乌龙球”的发生。单球门更接近现代的美式橄榄球规则，只不过是半场。

回望历史，远至上古时期，甚至追溯到原始社会，人们以脚踢球娱乐往往是出于偶然，很难考证它究竟是起源于哪个文明、哪个国家。可以想象，蹴鞠这种用脚来玩球的方式肯定在世界范围内多发，当然不会只限于中国。但是中国的蹴鞠史料非常久远，非常丰富，且传承有序，经得起严格的考证，这就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带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2004年7月15日，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出席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宣布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这件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国有着广泛的足球爱好者群体，中国球迷渴望中国足球取得良好的发展，特别希望中国男子足球取得优异的成绩，这种希望不仅寄托在培养中国优秀运动员等工作上，也寄托在中国良好的足球文化氛围上。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古代蹴鞠的发展与现代足球的关系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



山民缘何顶风冒雪给暴式昭送米

何聪

光绪十七年（1891年）春，晚清吴门画家秦敏树创作了一幅画作，画作得到了众多大家名流的题咏，24位晚清名流和18位现代名流在上面留下了真迹，这幅画作就是《林屋山民送米图》。画作以白描的手法，生动地记录了西山百姓顶风冒雪为暴式昭送米送柴的场景。

暴式昭（1847—1895年），字方子，河南省滑县（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牛屯镇暴庄村）人，清光绪十一年至十六年（1885—1890年）在苏州府太湖厅西山角头巡检司任巡检官。巡检是最小的官，从九品，属州县管辖，主要负责训练民兵、维持治安、镇压反叛。暴式昭为官清廉、勤政爱民、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深受百姓爱戴。

暴式昭在出任西山角头巡检司巡检前，曾在平望巡检司做过巡检。对于巡检的职责，暴式昭十分清楚。一到西山角头，暴式昭就进行私人探访，了解社情民意。他穿着草鞋，走遍了西山岛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

上任第一年十月，暴式昭发布禁赌告示，将设赌局、设骗局、抽老千的许虎姐等6名主犯全部捉拿归案。第二年三月，又张贴禁止吸食和贩卖鸦片的布告，将贩卖鸦片烟的首犯严达三抓捕归案。并存于西山岛多年的

赌、毒两大毒瘤，在暴式昭的主持下被铲除。西山百姓深感暴式昭是一位为民办事的好官。

在平望做巡检时，暴式昭不仅以“作为”得到同僚中有识之士的认可，更以清廉获得百姓的好评。来到西山后，暴式昭为官更加清廉，生活更加节俭。由于没钱买房，全家只能租住简陋的民房，暴式昭自己在房后开荒种菜、养鸡养鸭，夫人动手织布补贴家用，平时吃饭都是蔬菜为主，难得有客人来访或逢年过节才开荤。当时西山有3家典当铺，原先每年都要以交保护费的名义，向巡检纳钱360千。按照当时的行情，这些铜钱大约可折算成150两银子，相当于暴式昭一年俸银的5倍。面对这样一笔不菲的财富，其他人都纷纷笑纳，而暴式昭却把这笔钱以3位典当商人的名义，全部捐给了西山的慈善机构“继善堂”，自己毫厘未取。

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花开季节，许多外地的养蜂人来到西山肆意放蜂采蜜。西山百姓是以花果为主要生计的，外地人的蛮横做法影响了花果收成，也严重扰乱了地方治安，引起山民们的不满。暴式昭予以阻止，外地养蜂人不肯善罢甘休，官司打到了苏州府。十一月，暴式昭被当时贪

贿渎职的知府魁元以“情性乖张，作事荒谬”为由，革去了官职。

在西山做巡检的5年间，暴式昭对西山的名胜古迹作了详细的考察，遇有面临危废的古迹祠墓，即自己出资或倡导立碑修复。他还收集西山诗文，以微薄的新俸出资印刷，夫人李氏把仅有的首饰也典当了来支持丈夫。现在革了职，断了经济来源。时值隆冬大雪，年关将至，暴式昭无钱回河南老家，家里很快就陷入了没米下锅、没柴取暖的困境，全家人只能以野菜充饥。

听说此情况后，长期受惠于暴式昭的老百姓坐不住了。陈巷村村民率先凑了一石米送到了暴式昭家，西山其他村镇的百姓也纷纷行动起来。他们肩挑船载，竞相送米送物，帮助暴式昭家过年。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暴式昭先后收到大米104石8斗，柴约10倍于米，鸡鸭鱼肉、糕酒果蔬之类不计其数。暴式昭将百姓所赠物品开列清单，以备日后奉还。根据清单一计算，暴式昭发现送米送物的村落多达80余个，几乎涵盖西山所有村镇，参与的百姓有七八千家。对于送来的粮食和钱物，暴式昭自留了很少一部分，其余全部用于周济西山的贫困百姓。

西山诗人、画家秦敏树得知后，特意绘制了《林屋山民送米图》，生动再现了西山群众冒雪争相给暴式昭送米送柴的感人场景。此后，《林屋山民送米图》经俞樾、吴大澂、吴昌硕、曹允源、邓邦述等名流题咏和郑文焯补绘《雪篷载米图》，形成长卷。再后来，又经胡适、朱光潜、冯友兰、游国恩、俞平伯、朱自清、沈从文、张大千等学者画家题咏，以及徐悲鸿再绘《雪篷载米图》，以《林屋山民送米图卷》为名出版。

暴式昭被革职后，许多西山百姓想留下这位深受他们爱戴的清官、好官。光绪十七年（1891年）正月初八、初九日，村民蔡剑门出于义愤，手持竹梆、遍山敲击，邀约西山民众到苏州城里，请求官府恢复暴式昭的职务。不料，苏州知府魁元又诬陷暴式昭，说他“向各户敛费求索”，讹诈百姓。百姓馈赠大米和钱物，是上一年十二月初十开始的，比蔡剑门“敲梆约众”早了近一个月，跟蔡剑门完全没有关系。光明磊落的暴式昭在禀帖中如实回复：“山民馈赠柴米，系出于万众心情所愿，绝无一人乞求讨索，亦无一人劝谕嘱托。”“蔡剑门蕞尔寒悴，无大势力，万众若不同愿，又何至听从其言耶？”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初六，暴式昭带着全家踏上了回河南老家的路。西山百姓四五百人至码头相送，哭成一片。暴式昭夫妇也泣不成声，最终依依不舍而去。船上仅载图书数十卷、太湖石三方、质券（典押借贷的契约）一来而已。离开西山，暴式昭只带走了西山人民的深情厚谊，可谓“为官九品，为人一品”。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暴式昭拄着木棍到天津请求从军，得到督师吴大澂的留用。暴式昭遂从军榆关，到塞外采购战马，往返千里，不私一文。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暴式昭积劳成疾，在外病逝，马革裹尸归葬河南滑县故里，年仅49岁。

100多年后，西山角头巡检司所在地金庭镇，利用明月湾村的邓家祠堂为暴式昭建造了纪念馆。暴式昭的家乡滑县，也建成了暴方子纪念馆。暴式昭的感人故事，仍然在流传；暴式昭的形象，仍然活在百姓心中。



秦敏树绘制的《林屋山民送米图》